

◎小小小说

一盘无法下完的棋

●丁迎新

儿子出世了，父亲好高兴。高兴的表现有二。一是没日没夜地忙，不知疲倦地忙。得挣钱呀，都有儿子了，且不说希望寄托，温饱冷暖求学长大，可都是自己的责任呀。二是忙里偷闲地带儿子玩，从趴在地板上让儿子当马骑，到扛着儿子四处转悠；从教儿子喊爸爸，到教儿子下棋打球玩游戏学知识，父亲会的绝对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儿子了。

本文要说的是下棋。

上盘

儿子挺聪明，对什么都感兴趣，学什么都一学就会，最情有独钟的是下棋。

因为情有独钟，所以棋瘾也大，从上幼儿园开始就伸着胖乎乎的小手，扯着父亲的衣袖嚷嚷着要下棋。父亲放下饭碗，抹抹一头的汗水，正要一脚踏出家门，停住了。望望满眼期待的儿子，狠了狠心，抽回跨出的一只脚，与儿子摆开了棋摊。

这盘棋，就这样拉开了帷幕。父亲就是父亲，他始终忘不了

自己的使命和责任。虽然陪儿子玩是天下最美好的一件事情，可肩头的担子不容许他心无旁骛地浪费时间呀。父亲看棋的眼晃了，因为心不在棋盘上了，紧接着脚动了，父亲离开棋盘了。父亲又站在了父亲的岗位上，剩下孤独的儿子寂寞地看着那盘棋，更多的时候，眼巴巴地祈盼着父亲什么时候能再坐回到棋摊旁，继续战斗。

父亲来了，在儿子带着泪水的苦苦下，坐在了那，儿子笑了，像盛开的花。可这花瞬息即逝，像闪电，因为父亲又走了，向着父亲的岗位，义无反顾……

中盘

儿子大了，个子跟父亲一般高了，四处求学，为工作奔波，始终游离在家之外，父亲之外。

那盘棋还在摆着，还是仅仅动了不多的几个棋子，像父亲心目中儿子年少时的容貌。人到中年的父亲，仍没有闲着的时候，家中的顶梁柱呀，不忙谁忙？全家人的生计，儿子的学费生活费，即使儿子工作了，该支持能支持需要支持的

地方，还得义不容辞。

只是，忙碌的父亲偶尔会坐到棋摊旁，瞅几眼闲置多年的那盘棋。下一步该怎么走？这小子长大了，棋艺可也在长呀，一不小心，说不定就会输给他了。哈哈！父亲

一个人嘿嘿地笑起来，仿佛儿子就坐在对面，又在开战了。

这样的机会是短暂的，父亲还得坚守父亲的岗位。等儿子回来的时候，再接着战斗吧！这盘棋无论如何得抽空再下，够委屈儿子的



◎世相

参赛

●刘秀娟

下午，我刚打开电脑就收到一位编辑的邮件，说他们杂志社新建了一个网站正在举办小小小说大赛，凡参赛者都有大礼相送。

这等好事岂能错过！我赶紧找出一篇刚写好的小小小说，稍作修改便发了出去。没过几天，编辑打来电话，说我的作品已进入决赛圈，现正挂在他们的网站上等待公众投票，要我在关键时刻千万不要懈怠，可多动员一些亲朋好友到网站去给自己投票，还说我的文章拿个头等奖肯定没问题，就看我的人气如何了。我一听，立刻胸有成竹地说，没问题，咱啥都缺，就是不缺人气。

挂断电话，我立马翻出电话

簿，给小学的、中学的、高中的、大学的同学以及我的同事、老公的同事逐一打电话，诚邀他们到网站给我投上宝贵的一票。紧接着，我又打开电脑登上QQ给我的一百六十个网友、十九个QQ群逐个留言，邀请他们给我划上至关重要的一票。

五天以后，我打开网站，发现自己的排名已经从第八十九一下蹿升到了前十名。虽然如此，我还是不放心。每天一到单位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赶紧打电话、登QQ，通知各位好友别忘了给我投上当天的一票，然后再叮嘱他们别忘了给他们的亲友发个链接。

功夫不负苦心人。一个月后，

我的票数已经达到了一万五千八百票，望着这遥遥领先的票数，我长长地吁了口气，闭上眼，想象着自己站在领奖台上的豪气，我的心里那个美呀！

正在这时，手机响了，是大赛组委会打来的，让我第二天去参加颁奖大会。我的心一阵激动。

第二天，我兴冲冲赶到省会最大的宾馆，屁股刚坐到椅子上，主持人便开始了她的开场白，然后是网站创办者讲话，最后开始颁奖。我探着身子，仔细地听着，优秀奖里没有我，三等奖里没有我，二等奖没有我——天啊，莫非我中的是一等奖？

我的心咚咚地狂跳着。而这

时，主持人却像故意“憋”我似的，磨磨唧唧地介绍起了网站。我耐着性子听着、等着，就在我急得心都快从嗓子眼蹦出来的时候，主持人终于一字一顿地说出了一等奖获得者的名字，竟然是一个十一二岁的男孩。

我愕然了，我一个语文教师的文章还不如一个小孩子？我颓然地靠在椅子上，一股湿热的东西蒙上了眼睛。这时，身后传来一个低低的声音，知道吗？这个男孩就是大赛赞助商的儿子，刚读小学五年级——我顿时什么都明白了。

我站起身，默默地离开会场，刚走到门口，忽然听到主持人在喊我的名字，我一怔，心头掠过一丝欣喜，大赛就是大赛，怎么会那么离谱呢！肯定是给我安排了一个特等奖。我赶紧转身，只见主持人捧着一个印有网站标识的塑料杯子走到我近前，动情地说，刘老师，这是您的礼品，请带上，感谢您的参与。

吧！”前面一个农民工站了起来，他身穿一件旧青布棉袄，上面依稀可见一些白漆斑点，中等身材，四方脸庞，脸上的皮肤显得很粗糙。

年轻妇女两道细长的眉毛皱了皱，抱着孩子朝空位走来。老王郁闷的心情也随之轻松愉悦起来。但接下来的一幕却让老王的内心又变得疙疙瘩瘩起来。

年轻妇女来到空座前，并没有急着坐下来，而是先把皮包放下，从兜里拿出一沓纸巾，对着座位擦了又擦。

年轻妇女的举动让农民工很尴尬，他两只手无所适从地在青布棉袄上乱搓，脸红得像关公。

老王实在看不下去了，站起身冲农民工喊道：“大兄弟，过来坐我这儿，我最爱交你这种朋友，我最厌恶那些不辨是非美丑不懂礼貌的人。”

农民工朝老王憨厚地一笑：“大哥，谢谢你的好意，还是您老人家坐吧，我年轻，有力气，站着就行。”

老王不肯，站起身朝农民工走去，他要把农民工拉到自己座位上。可老王刚起身，一个年轻“黄毛”一屁股坐在了他的座位上。

暖车

●何小军

张三买了一辆新车，第二天早早地就开到了单位，放在了单位门口。自己则拿出绒毛车扫，车前车后地掸着灰尘。

进进出出的同事看了都跟张三打招呼说：“张三，买了新车，得暖车了。”

张三脸上的笑容挤成了一堆：“没说的，少不了你。”

直到同事都进了大楼，张三才去办公室上班。刚进办公室，科长就把他拉到一边说悄悄话：“张三，你小子真给我们科长长脸，你买车后，我们科就齐了，成了我们单位第一个人有车的科室。”

听科长这么一说，张三顿时觉得自己买车的荣誉感一下猛升了许多。

科长又说：“这样，今天晚上我们科里给你暖车，科里的事就由我们干了，你就去忙晚上的事去吧。记得整几个硬菜。”

张三高兴得不得了，连忙说：“好，好，听科长的。”

第二天早上，张三吐着酒气就上班了。人事科长看到他，拉住他说：“张三，你这小子走运了，刚买了新车，这职称又要调了。”听到人事科长这么重要的消息，张三不得不跟他套起近乎来。

人事科长又说：“调是要调，但这次的竞争可是相当激烈，人多名额少，我说了也不算。就看你自己的了。”

张三急了：“科长，我刚买了新车，今天晚上，您无论如何都得赏个脸。我在大酒店整几个硬菜，恭候您的大驾。”

人事科长笑眯眯地走了。第三天，早上上班大家都不见张三的影子。

不久，局长办公室的电话响了：“张三醉驾，正在交警队接受处理。”

局长马上派张三所在科室科长前去，张三一见到科长泪流满面：“科长啊，这车暖过头了！”

让座

●郭广华

那个冬日，风很大，太阳润在厚厚的云层里，如一枚小小的贴纸。

306路公交车里却感觉不到一丝寒冷，呼呼的暖风甚至让人感到有些闷热。车上人们挤成一团，就好像罐头里紧贴的沙丁鱼，找不到一丝缝隙。不断拥挤着上来的人们几乎把车厢挤得变形。

公交车在又一个站点停下来，后门下去了几个人，车内空间有了一些松动。这时，前门上来一漂亮的年轻妇女，二十八、九岁模样，高挑个儿，一头黑发如瀑布般披散在两肩上，一张白白净净的瓜子脸上嵌着一双会说话的水汪汪杏仁眼。她一手抱着小孩，一手拎着一个略显沉重的皮包。

这时，司机适时摁响了那句暖人心脾的温馨提示：“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请给老弱病残孕，以及抱小孩的乘客让座，谢谢合作。”



也真难为司机了，一连报了三遍，那位年轻妇女依旧在摇晃中站着。

年近七十的老王有些愤愤不平了。“真是人心不古，世风日下

啊，甭管自个儿老不老，也得起个示范带头作用。”

老王正要起身给年轻妇女让座，一个低沉而又怯怯的声音传了过来：“大妹子，到我这儿来坐